

「他們（警員）對身體上的細節太過於強調了，因此問我的問題不外乎，這是褪下褲子呢？還是直接掏出來？前後時間多久？什麼姿勢？我為什麼要『合作』？那人有沒有高潮？我有沒有？……」

「他們那時對我這個被強暴的十二歲女孩問些什麼，你或許猜都猜不到。他們問我這人是不是我的男朋友？有個警探問我那人的生殖器有多長——好像我還拿尺量過似的！當然啦！他們問得很技巧，像『那個工具有多長？』，我以為他們指的是那把刀子，事實上我的眼睛前前後後都盯着那把刀子，這刀的長度我倒真說得出來，怕的是警探又歪曲了我的解釋。」

本書並就法律、心理、戰爭（強姦婦女是戰勝國的一種戰利品），歷史各觀點研究強暴問題，同時對於現今女性如何防暴也做了一章的專述。

反對也好

丹 扉

我一直認為倡導新女性主義乃是天經地義之事，因為這年頭，樣樣都在講新，那麼，女性也來新一下，應該不是什麼怪事。

誰知我碰到不少朋友或陌生人，他們却没有我這份「胸襟」。例如有一天一羣男士就聚在一塊兒批評：「女性主義嘛，就女性主義，還來個什麼新！」

我個人覺得沒有一個「新」字反而顯得偏狹自大，彷彿有「唯女論」之嫌。加個「新」字，是讓女性有更新的認識、更新的領悟，以及負起更重大的義務與責任；是近情合理的新，不是囂張胡鬧的新，更不是專揀便宜單等享受特權的新。可惜一般人往往把它往後一方面推想。

其實，要作一名真正的新女性，只比以往更加辛苦。但若是辛苦能抹去若干痛苦，也就有了它的意義。

有些朋友見我偶而也爲文響應，認爲我頗有替某某人搖旗吶喊之蠶。然而，難道我不是女性嗎？女性怎能對女人的事不多關心一點呢？如果某人的論點個中確有可取之處，則搖旗吶喊也是應該。我甚至感到遺憾的是：由於自己已不年輕不強壯，對於有些真該搖旗吶喊的事情，竟抗不動那幅旗也喊不出女高音；恐怕還是別人出力流汗，我却坐享其成的趨勢比較多吧？

我不像呂秀蓮那樣對婦女問題的古今和發展有詳盡深入的研究，我平常談到的都是一些女人的芝麻瑣事。基於年齡和教育的差距（前者她輸我，後者我輸她），我不可能和她的看法想法完全一樣。也正因此，我很希望聽聽她說些什麼，看看她寫些什麼。

這一本「數一數拓荒的脚步」，和呂秀蓮以往的單行本如「尋找另一扇窗」等不大一樣，其中由她個人創作的文章並不多，倒是收輯了許多讀者投書和座談的記錄報導。內容並不只限於「捧場」的，「喝倒采」的也佔了不少篇幅。這種對比的方式，使我們能够有更深一層的了解：爲何反對？爲啥贊成？反對者肯化時間致函爲文來作駁斥，可以說反而是好現象，因爲他們也算是有心的人了；不然大可等閒視之。有時候冷漠比反對更糟糕：冷漠令人不知所從而產生糊塗感；反對却可教人更進一步去思考。正如作者在該書的「楔子」中所寫：「而在回顧與批判的當兒，我發現別人眼光反爍出來的，或許比自己腦子所想，嘴吧所講的還更值得玩味。」

當然，在接受別人的眼光之前，嚴肅而坦摯地自我剖析一下，或更有助於問題的廓清。」

有關新女性主義的書，不是婦女手冊或女性聖經。它們只是在說明，在講解，在提供個人的意見；並非在教訓，在指揮或下達命令。我願意讀它們，雖然我不一定亦步亦趨。

關於「男人背後的女人」

符兆祥